

## 烟雨故人心

王仁菊

风携春意至，烟雨故人心，一念自清明。

真正懂得清明，是在不惑之年。在此之前，清明于我，只是一段清和美好的时光。彼时，大地回暖，风递花信，虫鸟渐喧。堤畔柳丝垂荫，陌上繁花如云，空气里沁着草木新香。

那些枝枝繁华，多将结成一粒粒青嫩的果实，化作我们童年里清甜的期盼，心底漾起的雀跃，漫成止不住的欢喜。也曾慎终追远，只是牵绊尚浅。心底那点郑重，不过是循例而行的仪式；行止间的欢悦，倒更似一场自在无拘的踏青游嬉。

早年每至清明，母亲总要提前备下许多吃食，一一盛在盘碟里，拾掇进竹篮，提至祖莹前，仔细摆好，再絮絮地说些敬奉与祈福的话。仿佛那些逝去的先人，都有着极大的神通，只需一念，便能将一家老小护佑得周全。哪怕他们生前极其本分，甚至是旁人眼中的愚者，在母亲的絮语里，也成了最可靠的庇佑。

我们的目光，总粘在那些供品上，巴巴盼着仪式早些结束，好分抢些沾了先人祝福的果品点心，一解馋涎。在大人的指引下，我们恭恭敬敬焚香叩首，转头便簇拥着分抢吃食，嘴里塞得满满的，衣兜也塞得鼓鼓的。随后便四散寻来青绿的柳条，编成小巧的帽圈，再缀上些野花，欢欢喜喜戴在头上。接着翻出早已备好的竹蜻蜓，寻一处开阔地，双手用力搓转竹柄，借着风力托举，让它稳稳升空，再“啾”地一声，没入草木深处。大家争着比谁能放飞得更高更远，那竹蜻蜓愈是高翔，落得无踪无影，放飞者面上便愈是得意。

这些嬉乐与讲究，皆源于祖母口中的老传承。据她说清明戴了柳帽，便能留住青春容颜，且有谚语为证：“清明不戴柳，红颜成皓首。”况那柳圈簪上各色花朵，戴着本身也极好看，尤得姑娘家青睐。而清明“放断鹞”更是顶要紧的事，那“鹞”飞得越高远，便越能借清明之风，送走一切晦气，换得家宅整年清平安稳。我们虽半信半疑，却又不敢当真怠慢。

那些伴着竹蜻蜓起飞、裹着柳帽清芬的欢喜，曾是我对清明最隽永的记忆。直到多年后渐识民俗，回首旧事，才心下恍然：祖母的话半是真意半是哄骗，习俗确有渊源，柳帽也至今偏爱，只是那能载愿凌风的“鹞”，从来不是我们掌心的竹蜻蜓，而是扶摇直上的纸鸢。

不惑之年，父亲病逝，恰在清明后半月。四野莹冢飘着五彩祭幡，风过幡影，一堆新土愈显孤子。我立于风中，任漫天轻絮扑面，紊乱如绪，恰应了晏殊那句“春风不解禁烟花，蒙蒙乱扑行人面。”一时万般意难平。父亲走得仓促，不过花甲又六，便匆匆辞世。回望他这一生，少年清苦，中年疲累，晚景方将卸下生活重负，竟溘然长逝。而我与他尚有诸多心结未解，终是此生难平之憾。

自打记事起，父亲与我便是疏远。这份疏离，自儿时便已埋下伏笔。我生于数九寒冬，呱呱坠地便被他人置于门外旧木桶中，啼哭不止。祖母心有不忍，终究抱我回屋。垂髫之年，我因饥渴偷饮了父亲温的半搪瓷缸米酒，昏死过去，复被弃于廊檐竹筐内，只待次日钉了木匣装殓。竟夜复冷风侵骨，却于晨光中独自醒转。及至后来被亲戚家领养，又多历几番苦楚，父女情分，便也比那蝉翼还薄了三分。

父亲从不掩饰重男轻女之心，待我素来不假辞色。但凡稍有忤逆，便严厉责罚，更翻出陈年旧账反复数落，摞下“早知如此，不如当初……”的狠话。我嘴上不予辩驳，心下却积着沉沉怨恼，怨他蒙昧守旧，恼他轻易说出那些利刃般的言语来。他大抵从未思量，那些刻薄的言语，比三九朔风更伤人些。可终究血脉牵系，纵然有怨，亦难割舍，父女二人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别扭着。

年岁渐长，父女间的话语权悄然移位。他性情渐软，言语也温煦许多，我亦在生活磋磨中渐次释怀。只是几十年的光阴终究难返，我们之间，似始终隔着一堵无形的墙，终是没能成为一对亲近热络的寻常父女。

细究起来，委实难言对错。若真要论个缘由，不过是在那重男轻女的年月里，我身为家中三姑娘，出生便似成了原罪。偏我性子又与他一般执拗，日久竟至水火难容，徒留半生隔阂。

父亲走后，我默默拾起他恪守多年的旧俗。生辰之日，归家前焚一炷清香；清明时节，亦如母亲当年，于祭拜时絮絮祈福。每每静坐空前，看清风卷着纸灰盘旋往复，恍惚便觉着是父亲乘风而至，赴一场春日盟约。我藏于心底、未曾宣之于口的遗憾，他大抵是知道的；甚或，他心中也藏着些许无从言明的心事，还来得及说出口吧？年少时的怨恼与隔阂，终在这春风与哀思里渐渐消融，化作与过往、与亲情、与自己的安然和解。

这份和解，在故里续修族谱的笔墨间，更添了一层沉厚意蕴，也让我对清明，有了更深邃的省悟。近一年，我有幸受邀参与续谱，执笔梳理部分文字。展卷诵读族史，一代又一代族人于岁月流变中辗转颠沛，五百年风雨离合，终凝作眼前这册厚重谱牒。清明祭祖，恰是牵系远近族亲的无形纽带，它承载的从来不止个人哀思，更是刻入骨血的文脉归处。

今又清明，微雨纷纷。我们站在祖辈生息的土地上，追思逝者，乐享春光。风过桐花，雨霁虹生，鸟鸣四野，陌上青青。只静静伫立在这风清气朗的春光里，守一方天地清明，得一刻心境清宁，便已是人间至好。

## 万物清明

裴祯祥

阳光清亮得很。

这样想时，手拿着钥匙，从略带锈迹的镂空大门钢管间伸进去，用了些劲，把锁子打开。我感觉锁眼有些生涩，应是长时没有开启，又经受了雨、雪和风，里面锈蚀了吧。终于还是打开了，走进去，便看见一个欣欣然的世界。

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院落，房前屋后，都盛满了盈盈的绿。蒲公英、车前草、地米菜、苦苣、婆婆纳、薄荷……从老房子的墙角、廊檐下的砖缝、院子的水泥地面，从丛簇簇生长出来，嫩嫩的，绿绿的。

苦苣已是十分茂盛，一大朵一大朵的，叶子发散开来，是很大的一片了。婆婆纳傍着地面到处爬伸，遍地开花，是那种中间莹白、外围深蓝的细碎小花。薄荷是长在墙角里，蓬蓬勃勃的一大丛，夹杂着几枚去年遗下的枯枝。

小时候，每当我感冒咳嗽不止时，母亲便用薄荷熬水给我喝，咳嗽很快便能止住。因此，我对这有着辛凉之香的植物，有着一一种天然、蕴藉的感情。我把那些枯枝拔掉，让它们在墙角继续生长。最为惹眼的，是已经摺荒、长满野草的菜园中，葱葱茏茏的一大片油菜，茎秆高挑着黄花，有一点突兀地站着，使人眼前亮晃晃的。

我一个人，在院子里转前转后，把它们狠狠地看了一会儿，接着拿起笤帚，把旧年积下的落叶与浮尘，细细清扫了一遍，然后，站在干净的院子里说，我回来了。

去年这个时候，我是和父母一起回来的，也是这样一个晴朗的日子。他们打扫房屋、院子，我去赶酒席，然后在河边的沙地里，点上了一大片洋芋。从去年七月中旬起，我便带着年届七十的父亲，不断辗转于多地看病；与此同时，母亲因为常年失眠、头痛，一边照顾父亲，一边接受治疗。

这段时间，父亲一下子瘦下去三四十斤，整个人变得弱不禁风。好在，这两个月，体重又一点一点增加，他的身体如同春天的麦苗一样，慢慢恢复过来。但是，我没法像去年一样，带他们回老家点瓜种豆了。

这个春天，就比去年更加寂寥些，但我还是回来了。

当我打开稍微有点锈蚀的门锁，清扫落满枯叶与灰土的院子，在屋子里默坐一会儿，便逐渐感到了恬然与安适。于是，我按照母亲的嘱咐，到门边的园子里去。母亲种在那里的韭菜，已经长出了一排排的嫩苗，有些生发得早的，更加粗长一些，我挑拣着掐了一把，又到房后的菜地里去，那里以前是一个堆粪的院场，后来摆放了些从旧房上拆下来的木头和瓦，剩下的土地，便开始长出杂草。母亲把那里开垦出来，种了几年的黄瓜、茄子、豆角和西红柿，又在阴凉的地方，栽了些折耳根与草莓。于是，我们年年都可以在门边挖到折耳根、吃到草莓了。

这时候，折耳根已经活泼泼地发出了新芽，长出了猫耳朵般的新叶，有的刚刚破土，有的寸把长了。草莓们才露出星点几花苞，但一枝枝的，已经顶在了头上，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儿。我蹲在泥地里，杂草中，细心搜寻着大朵儿的折耳根，慢慢地摘了一小袋。我满手湿泥巴，满手青草汁，满手韭菜香和鱼腥草的湿味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来，内心里，却是从未有过的平静。

春寒料峭，但我们毕竟度过了冬天。虽然，春天过后，还是夏天，等到秋尽时，仍还是一个肃冷的冬天。但是，万物于此，获得一种深致的自我，它们遵从自己的性命，接纳了一切幸与不幸，甚至生老病死。就如院子里这些植物，经历了秋冬，落尽叶子，连茎秆也完全枯败，但是到了春天，又慢慢冒出芽尖，重新生长起来。

那些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，在我们的眼里，从未有过改变，其实却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它们从未领略过反复与恒在。在那些困苦的日子里，我懂它只是“xing”还是“hèn”，只晓得它初春有粉白的花枝，麦熟时有澄黄的果子。

那树可真能结果子啊，碰上好年景，椒木园里家家都拿筐来装杏，有时贪嘴的孩子吃得多了，就趴在树下捂着肚子滴水。

那时候，阿爸和阿爷的关系并不好，他们常常为些鸡毛蒜皮的事互相怄气，几天也不讲话。后来我大约知道，许多年前，城里的工厂到山里招工，念过几年书的阿爸已经通过了考核，却被做大队书记的阿爷将名额换给了本族一个失怙的侄子。那是阿爸离梦想最近的一次，他用斧头把所有愤怒都发泄在正盛开花朵的杏树上，杏花和雨纷纷坠落。

那位进入工厂的叔叔，后来成了他们那代唯一的一个走出山村的人，而阿爸一辈子在土地里刨食。我想，每当阿爸看到变成城里人的叔叔，大概就会想起那个杏花纷飞的雨天。阿爷去世的前两年就已经糊涂了，他常常认错人，有一次他拉着我说：“水生（阿爸的小名），有些事，我有错处……”我把阿爷的话，学给阿爸听，他一下红了眼圈。

我们搬离老庄时，阿爸特意从老杏树旁挖了一颗棵苗，移栽在溪涧的菜园边，阿爸给菜园施粪肥时，总要单独给杏苗培上一筐。杏苗很快长成了大树，虽然结的果子不及老树的一半大，但每年清明，开一树白里透红的花。

阿爸说，雨天里的菜园格外吸引过路人的眼睛，都夸他菜园种得好。我就晓得是杏树开花了，那景象我不用看，便想起两句话：“清明细雨几山风，溪烟不用处杏花浓。”

## 微雨杏花开

杨才进

清明前几天，阿爸已经薅尽了菜园里的杂草，刨地、开沟，又到村中的宰户家要了半车牛粪，一篓一篓背到园子里。他害腰疼，背篓把他压成个佝偻的小老头，蹒跚跨过溪中的列石时，我总担心他会跌进水里，但他把满地的粪肥都耙匀、翻土、起垄，然后拄着锄把立在坎边捶腿时，那样子又像个检阅士卒的将军。

阿妈又要念叨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”的农谚了。不用想，用不了多久，这片溪边的园子里，一畦薯秧，几垄豇豆，几行辣椒，几株茄子，几簇倭瓜、南瓜、苦瓜、黄瓜都匆匆忙忙长起来，藤蔓从这次扯到那次，从溪的这边攀到溪的那边。

而这一切，都在等待那场清明的雨，老话不是说么“清明有雨麦苗肥”，又说“清明有雨，赛过中举”。到了节令，要是不下些雨应个景儿，可真有些对不住人。阿爸老早就翻看皇历，蛮有把握地说，这时节，该有场透雨。于是，他取下梁上那些瓢瓜罐子，把豆种啦、瓜籽啦，全倒在太阳底下，仔仔细细挑出那些不堪种的秕子。他把黄瓜子特意多挑了一把，因为家里的老猫阿黄这些年口味变得奇特，不捉老鼠却爱吃黄瓜。阿爸看见阿黄便要恶狠狠骂它没出息，却还是每年给它多种上两垄黄瓜。

我们老家东沟，虽然离汉江不远，但山高峡深，物候似乎要比江岸来得晚些，像古诗中所写的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”那样，山外的油菜花都要萎了，山中的花儿呀朵儿呀才姗姗迟开，苗儿芽儿什么的，也不及江岸边萌发得早。

阿爸每每下苕苕，总要挑拣一处向阳些的地块做育秧田，他铺了烧熟的粪肥，再搭上塑料膜。但每年育出的苕秧总不及前河产的壮实，他免不了感叹一番没有生到好地方，然后罗列前河那些肥沃的田地，眼里满是羡慕。

我晓得，要不了几天，他就要到阿爷的坟前抱怨了，因为他已经在村中小卖部买好了火纸，而且每年的清明都是他去挂祭。那时他就要说：“阿爹，看看我们这破地方，庄稼都长不旺么！”

阿爷埋在那个叫椒木园的祖坟里，到那几要爬四五里的羊肠小道。阿爸老了，爬这样远的山路不从心。忘了从哪一年起，除夕就由我带着孩子们去祭坟了，我看得出，他也很愿意同行，却总是推托说：“你们去，等你们不在家，我还得去挂清明呀！”

不在我印象里，东沟里似乎并没有在坟前插柳枝、挂标记的传统，一来东沟里柳树实在不多，二来用好好的纸张剪那么个丝丝缕缕的吊子，确有些浪费。我记得大多数时候是在坟上压一沓黄纸，至于挂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或反光塑料纸的吊子，好像是近些年的事。阿爸那一辈人，仍固守着他们的老传统，清明这天，拔掉墓头的杂草，再把火纸一沓沓压在每个祖先的坟头。

祖坟后的山坳，有我们原先居住的老屋，那是个人丁兴旺的大院子，阿爷和阿婆在那里过冬。后来人家一户户陆续迁走，终于只剩下东倒西歪的颓墙了。在残垣断壁间，有一株几人合抱粗的杏树，树身很老，上面有狰狞的疤痕。这棵杏树给了小时候的我非常多的快乐。

我们那里，方言习惯把杏念成“恨”，据说是唐宋雅音，但想想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便叫人忍俊不禁。几时的我并不懂它是“xing”还是“hèn”，只晓得它初春有粉白的花枝，麦熟时有澄黄的果子。

那树可真能结果子啊，碰上好年景，椒木园里家家都拿筐来装杏，有时贪嘴的孩子吃得多了，就趴在树下捂着肚子滴水。

那时候，阿爸和阿爷的关系并不好，他们常常为些鸡毛蒜皮的事互相怄气，几天也不讲话。后来我大约知道，许多年前，城里的工厂到山里招工，念过几年书的阿爸已经通过了考核，却被做大队书记的阿爷将名额换给了本族一个失怙的侄子。那是阿爸离梦想最近的一次，他用斧头把所有愤怒都发泄在正盛开花朵的杏树上，杏花和雨纷纷坠落。

那位进入工厂的叔叔，后来成了他们那代唯一的一个走出山村的人，而阿爸一辈子在土地里刨食。我想，每当阿爸看到变成城里人的叔叔，大概就会想起那个杏花纷飞的雨天。阿爷去世的前两年就已经糊涂了，他常常认错人，有一次他拉着我说：“水生（阿爸的小名），有些事，我有错处……”我把阿爷的话，学给阿爸听，他一下红了眼圈。

我们搬离老庄时，阿爸特意从老杏树旁挖了一颗棵苗，移栽在溪涧的菜园边，阿爸给菜园施粪肥时，总要单独给杏苗培上一筐。杏苗很快长成了大树，虽然结的果子不及老树的一半大，但每年清明，开一树白里透红的花。

阿爸说，雨天里的菜园格外吸引过路人的眼睛，都夸他菜园种得好。我就晓得是杏树开花了，那景象我不用看，便想起两句话：“清明细雨几山风，溪烟不用处杏花浓。”

## 又到清明

李玉恒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又到清明了，天又落下了细雨，勾起了许多久远的思绪：家乡、亲人、童年和斑驳的老屋……

那就回家吧，祭奠一下逝去的亲人。

没承想，却坐不上车。车站挤满了人，都是回乡扫墓的，进城的车还来不及掉头，就上满了人。我往前走了几站，先上了进城的车，然后又掉头出城，总算可以回家乡了。看着还在焦急等车的人群，很欣赏自己的狡黠，是不是还保留着一点乡下人的小聪明？自己暗自笑了。

回到家乡，没多停留，买了祭品就上山了。因为上山有一段路程，看到许多人都下山了。雨停了，便是诗中细雨纷纷的意境，刮着轻风，满山的坟头上飞舞着清明吊，像一支支摆动的长袖，仿佛已故之人伸出臂膀，向刚刚离去的亲人告别。这时，又一阵风吹过，飘来不远处新坟旁几个亲人的哽咽声。我一下子心生悲凉，感觉整个坟山沉浸在一种肃穆的氛围中。

父亲的墓地在—一个山崖边，是村上的义地。父亲早逝，他去世的时候我还在上学，哥哥也没有成家，是在几个族叔和亲戚们的帮助下，才把父亲送上山。时光飞逝，母亲一路拉拉扯扯，我们几个终于都成了家，而她已是耄耋老人。每逢年节和清明，她总会早早叮嘱我们上山祭奠，也有多次，她也想和我们一起去坟山，都被我们挡住了，母亲毕竟年纪大了，身心都禁不起太大起伏了。

几年没添土了，父亲的坟有点塌，周围也长满了荆棘和杂草。我用弯刀砍掉荆棘，清除掉杂草，拿过铁锹，慢慢培上新土，心想这是把这块荒芜的坟地，清理得清楚一点了。

先人们总是有智慧的，很多留下下来的仪式，背后都有深意。国家公祭黄帝陵，是承续华夏民族的根脉，让分居世界各地的华人有民族认同；百姓祭祀先祖，除了血脉的认同，不也是一种家族精神的继承吗？

三十多年了，我每年都来扫墓，可几近天命之年，心中的感觉越来越不一样。父亲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了，留下只是一种说不清的思绪。在父亲的墓前，总能够体味到一种亲情的延续，是经历半生后对父亲人生的理解，是滤镜一般对父辈品格和精神的认同。

此时，我头脑中映出一帧帧宏大奇异的影像：阳安线通车了，我骑在父亲肩头去看火车，这是我关于父亲最早的记忆；父亲省下半碗臊子面给我们打牙祭，现在似乎能闻到萝卜大肉的香味；家里来了客人，父亲尽其所有招待，还吩咐我去老酒馆赊点散酒，我当时尴尬又无奈；听到我考上中专，父亲欢欣雀跃，拖着病体，挑着百斤粮食送到粮站，我在他身后，第一次动容；父亲临死之前，自己到照相馆照了相，还清了欠小商店的账，他似乎明白自己不久于人世，尽力做着他能做的事……

我心里有些刺痛，父亲生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家产，甚至还记得他醉酒闹事，但割舍不断的血肉亲情，还是融进我的骨血里。父亲将他宽容厚道、诚恳善良的家族品格，印在我身上；将不甘平庸、砥砺奋进的信念，种在了我心头。时间过得愈久，这种认识越明确，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家风传承吧。

垒好了坟，我身上出了汗，却没感觉到累，就想在坟山多坐会儿。山上已没有什么人，显得静谧、空旷，我没有感到害怕，反而有一种久违的宁静与释然。很久没有这样安静了，每天总在忙碌中度过，总有种种责任压得人不得放松。今天，总算可以缓缓地坐会儿。

我点了一支烟，青烟从眼前飘过，和着翻飞的纸幡袅袅上升，幻化出种种形象，我好像看见了父亲……

## 瀛湖

第 1481 期